

吟
蝶
步
月

目 录

- 写在前面..... (2)
- 在“红大”的日子里.....刘永生 (4)
- 跟随罗瑞卿部长.....惠友华 (8)
- 冀中抗日斗争回忆片断.....刘国安 (15)
- 永存于心底的祭文.....马惠文 (26)
- 保卫青矾岛.....姜学忠 (49)
- 打圈镇.....张志男 (53)
- 战斗在滨海地区.....王映新 (58)
- “抗大”纪事.....王卓然 (63)
- 夜袭“石沟沿”.....刘敬才 (73)
- 九年与五天.....高永敬 (78)
- 在四平二次攻坚战中.....姜玉明 (87)
- 九死一生.....张平芳 (92)
- 尚二旺的故事.....章殿科 (100)
- 在烽烟弥漫的岁月里.....陈天顺 (106)
- 运粮河畔.....刘东来 (112)
- 枪的故事.....王相全 (119)
- 在运输线上.....姜玉明 (124)
- “共产党辽阳特别支部”的建立和斗争
.....陈云生等 (128)

目 录

- 写在前面..... (2)
- 在“红大”的日子里.....刘永生 (4)
- 跟随罗瑞卿部长.....惠友华 (8)
- 冀中抗日斗争回忆片断.....刘国安 (15)
- 永存于心底的祭文.....马惠文 (26)
- 保卫青矾岛.....姜学忠 (49)
- 打圈镇.....张志男 (53)
- 战斗在滨海地区.....王映新 (58)
- “抗大”纪事.....王卓然 (63)
- 夜袭“石沟沿”.....刘敬才 (73)
- 九年与五天.....高永敬 (78)
- 在四平二次攻坚战中.....姜玉明 (87)
- 九死一生.....张平芳 (92)
- 尚二旺的故事.....章殿科 (100)
- 在烽烟弥漫的岁月里.....陈天顺 (106)
- 运粮河畔.....刘东来 (112)
- 枪的故事.....王相全 (119)
- 在运输线上.....姜玉明 (124)
- “共产党辽阳特别支部”的建立和斗争
.....陈云生等 (128)

写 在 前 面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党在新时期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我市一些离休的老干部，或报告、或口述、或笔耕，撰写了许多革命回忆录，这为我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对完成党的重要任务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老前辈余热发光，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他们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令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学习。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春在陕北高原上曾豪迈地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半个世纪的历史已证明了这千古绝唱。我们的老红军老八路的当年就是这革命斗争的实践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在这本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市十九位老干部的十八篇回忆录，便真实地再现了过去。这里有老红军对培养自己成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有老八路对患难生死的战友的追思，有敌我武装正面战斗的场面写照，也有对错综复杂的敌后斗争的纵横描述。总之篇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苦卓绝

的历程，表现了中华民族前进中开天劈地的气概，也表现出老一辈以青春热血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读罢这些朴素的文字，令人追忆往昔，也更向往未来，怦怦然心动不能自己。

撰写和整理革命回忆录，传诸后人，使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以激励人们满怀革命热情投身于今天的建设事业，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老干部局和市文联的指导下，选编了第一辑，前后历时已一年余。本辑撰写和编辑中采访和调查等工作，都是我市的中青年作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做了很多工作。在出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市报社印刷厂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谨此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加之缺乏编辑经验，所以本辑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过本书的同志予以批评指正。

《革命回忆录》 编辑组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在“红大”的日子里

离休干部老红军 刘永生

一九三六年四月，毛主席在陕北的瓦窑堡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军政大学，它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毛主席任大学的政治委员。

我入学前在红军一军团保卫局任保卫排副排长，被选送到红大后，分在三科四中队（政治队）。三科多是下三级干部，全科约八百余人，一个中队一百人左右。我们科驻在甘肃省东北部的环县莫甫镇。

校舍很简陋，除了一部分当地农民的牲口棚、农具房之外，多是我们自己动手建的土坯房或窑洞。教室里摆了一石块，当作凳子，而“桌子”就是自己的膝盖了。学习很紧张，每天的课程是军事、政治课各一半、文化课一小时，内容很多。除了吃饭、睡觉，很少有休息时间。我们这期学员学期八个月。

政治课学政治常识和时事，重点学政治干部、指导员、教导员工作条例。不仅从理论上学习，还经常进行实践演习，进入指挥角色演习；指、教导员在战前和战斗中如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行军到居民区时如何对老百姓进行思想工作。

军事训练很严格，学员练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把胳膊练肿了，膝盖也磨破了。一次，在初冬的

天气演习阵地攻坚战，我们冲过河，上岸不一会就冻得浑身冰棍似的。晚上，我病倒了，浑身打摆子。同志们把我从土坯房抬到冬暖夏凉的窑洞里。中队长亲自给我熬小米粥。我们班同学把十二个人唯一的一件站岗时穿的光板羊皮袄给我盖在身上。

当时的文化课主要是学字，一天学八、九个字，后来还搞了一段速成识字——用汉语拼音。那时，同学之间通信往往通篇用b、p、m、f……拼写。可是，毕业后回到部队，就用不上了。当时，汉语拼音在中国还不通用。学文化比学军事还难。我们三科的学员大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年纪，参军前一般都没文化，面对着用废纸、或是红、绿纸印得不清楚的“课本”，往往拼得青筋暴起，眼睛发黑，但个个劲头十足。

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环县一带地薄人稀，物产贫乏，平时主食是小米饭，菜是南瓜、土豆。偶尔可以吃一顿羊肉，不少北方战士还不习惯膻味，购粮、买菜都得到很远的地方去，近则五、六十里，远则七、八十里。当时没有运输工具，一买粮、菜就拉大队去背。星期六下午三、四点钟出发，星期日中午才能返回来，烧柴也是自己打，附近的树枝作掩蔽，不能动，打柴也得走出很远。有趣的是挑水，一到冬天，人家挑水用水桶，我们却用竹蓝子到马莲河去挑冰。有的同学诙谐地说：“谁说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这不挑得满登登吗！”

夏秋季节，早饭前、晚饭后的一段时间，是我难得的幸福时刻。我常常坐在马莲河的岸边，用树棍在地下划拉，温习学过的字。有时望着慢慢流动的、载着霞彩的河水想心事，想我从十三岁就离开的家，家乡的小河留给我的记忆最

多，这清幽的马莲河，多象我们江西瑞金老家的绵河呀！马莲河象屏幕，映出我儿时在绵河戏水、抓鱼、捞猪草的情景。十八岁的我，已经走过了五年戎马战斗的历程。

尽管学习紧张，生活艰苦，学员们精神振奋，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毛主席为我们规定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陶冶着红军干部，又通过我们传播和贯彻到全军。有人说红大的学员是红色的种子。这些人在以后的中国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三科学员不仅学习任务艰巨，还担负着戍边的任务。莫甫镇位于陕北与甘肃省的交界处，距曲子镇不到十公里，而曲子镇驻敌一个团。双方的军事哨相距不过三公里，白天可以互相望见。科政委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争取东北军，多写标语，多做宣传，学会打政治仗。”我们都认识到上级的决定是英明正确的，执行时没半点含糊。我们经常不断地给他们写信送东西，寻找一切机会感化他们。东北军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军心浮动，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常常偷偷地和我们打招呼、谈心，有时和我们一起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记得，一次我正在放哨，两个东北军士兵大背着枪跑过来了，给我们带来了两包香烟：“抽吧，表示点意思。”我们聊了小半天。一个小个子兵说：“你们红军太好了，我在甘南被俘那回，没有鞋穿，一个红军不由分说就把自己的鞋塞给我，还说：‘我们南方人打惯了赤脚，你们北方人受不了呵’！晚上，红军战士把床让给我们，自己却睡在地上……”

以后，发展到双方交换蔬菜、猪羊。他们过来跟我们谈

心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东北军官兵都是身在蒋营心向红军。这样一搞，东北军内部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一天天高涨起来，为几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后来，蒋介石听到风声，亲自到西安督战，限令东北军在一定期限内攻占我军的某些地区。东北军感到为难，马上派代表同我军联系，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我们。为了解除东北军进退两难的处境，为了共同抗日，上级命令我部，等东北军部队进攻到我们阵地前沿时，先向空中鸣放空枪，然后有组织地撤退，让东北军占领我防区，向蒋“报捷”。

东北军的进攻开始了，他们在一公里以外就枪炮齐鸣，不过，差不多是对空射击，弹丸距离头顶有几丈高。他们到了学校驻地，烧掉了一些柴草，撤退时，却在地下丢了一些奇缺物资——药品、子弹等。

有一次，东北军来人告诉我们，在他们师中有一个营，实际上是特务营。上次蒋介石飞抵西安，就是他们捣的鬼。他们早有心拔掉这颗钉子，请我们帮忙。一天晚上，我们便出动了两个中队，战士们都在左胳膊上扎条白毛巾，由东北军来人领路。待我们摸到中央军这个营的驻地时，那营敌军已被全部缴械。我们只不过当了“接收大员”，把俘虏和枪械都押运回来了。

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统战政策，边区的形势得到了和缓，军队和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我们红大的学生也能安心地上课了。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直接关怀下，在优秀的军政教员的教导下，我们红大学员在茁壮成长着。毕业后，这些撤遍革命队伍的“红色种子”，都很好发挥了骨干作用。“红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页，永载史册。

(张剑整理)

跟 随 罗 瑞 卿 部 长

离休干部 老红军 惠友华

初见罗部长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与陕北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军部队会师。重新调整了组织，进行了整编，准备迎接国民党反动武装对陕北苏维埃根据地的进攻。为了建立牢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到陕北，便首先部署了直罗镇战役。这次战役打得干净漂亮，歼灭国民党三个师的兵力，活抓了敌军牛师长，陕北苏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直罗镇战役打响的时候，我正在延川的警卫连当战士，打完仗部队进行了短期的休整，这时候，中央红军给我们连派来了一位陈教导员，他高高的个子说一口江西话，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为人热情，和蔼可亲，我们都很喜欢他。我当时只有十四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陈教导员临走的时候对我说：“小鬼，我看你挺机灵，你就跟我走吧！”

“跟你走？”我不解地看着这位大胡子教导员。

“嗯。跟我走有重要的任务。你年纪小，还有点文化，能派上用场！”看着陈教导员那可亲可信的脸，我点了点头。就这样，我跟着这位教导员，由陕北红军来到红一方面军。第二天，陈教导员找到我，对我说：“你去给保卫部长罗瑞卿当内勤吧。”我眼睛瞪得好大，“保卫部是干什么的？罗瑞卿又是干什么的？”教导员见我发呆，便对我说：

“保卫部是专管保卫的，保卫党中央、保卫红军，处理地主恶霸分子的。罗瑞卿是这个部的部长。”一听是给保卫部的首长当内勤，我心里顿时不安起来，我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能干好吗？教导员拍拍我的肩膀，热情地说：“不会就学，有啥干不好的？”我忐忑不安地服从了组织分配。

下午，保卫部管理科的通讯员把我领到了罗瑞卿部长的住处，我在门外停了停，让怦怦跳的心稍稍平静一下，随后轻轻地拉开房门，高声喊道：“报告！”并端端正正地敬了个军礼。罗部长抬起头，目光从桌上射到我的脸上，他看上去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脸膛，身体很魁梧，那双很严肃的眼睛里射出可亲可敬的光芒。“小鬼，坐。”他豪爽慈祥，和颜悦色，我的恐惧心情很快消失了。

“你坐，坐么！”他用手指了指那张床，微笑着看着我，说，“小鬼，你姓惠吗？”

“是。我叫惠友华。”我立正站在那里，大声地回答着。

“来，坐，坐么！”他再一次让我坐在床上，亲切地问我，“今年多大啦？”

“十四。”我规规矩矩地回答。

他点点头：“小鬼，从今往后，你就在我这里，帮助做一些勤杂事务，比如，行军到地方打铺打水，打扫卫生等等。”我高兴地说：“报告首长，这些任务我都能完成。”罗瑞卿部长笑了。

“小鬼，你先休息”

在罗瑞卿部长身边工作的有三名同志，一名是警卫员，另一名是秘书，再一名就是我了。我们三个同志虽然都在罗

部长身边工作，但每个人的任务却不大相同。这三人中属我年纪最小，又刚到首长身边，好些事情都不懂，也不太会做，有时一些内勤的事情警卫员和秘书也都帮着我做。由于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加强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斗争，所以部队经常活动，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我军每到一处，保卫工作都很繁重，象打土豪分田地，对地主恶霸分子进行监视、处理，对反动分子进行审查、对俘虏官兵进行教育，以及巩固地方政权，防奸防特，做好党中央的保卫工作等等。部队行军一到住地，罗部长立即繁忙起来，他首先让电话排火速接通各方面的电话，然后分别了解下面的情况，指示工作，出现重大问题，他便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罗瑞卿部长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处理事情一丝不苟。有一次行军到驻地已经天黑了，一天的紧张行军每个人都很疲劳，可是罗部长又在油灯下紧张地工作起来，我看他实在是太劳累了，就上前对他说：“首长，你休息休息吧！”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指指木桌上的一堆材料，“这些事情不办完，睡也睡不实啊！小鬼、你先休息吧！”说罢，他又埋下头，认真工作起来。听了这些话，我心头一热，多好的罗部长啊！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却经常让我们早点休息。我和警卫员，秘书可以轮流值班，可是他却总是那样兢兢业业地为党，为红军的胜利工作着。把保卫党中央、保卫红军这项重要工作放在首位。每到一处，他都立即与有关部门研究保卫工作，他善于发动群众，深入基层，有些重要的敌特分子他都亲自审理。有一次，保卫部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敌特案件，傍晚，罗瑞卿部长亲自审问了那个国民党派来的高级特务，罗部长审问时，既严肃庄重，又讲明我们党和军队对敌特分子的政策，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审问，那

个敌特分子终于交待了。罗瑞卿部长身先士卒，亲身做具体工作，亲自审问敌特分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行军途中

由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围剿，部队常常是急行军。有一次，我们行军刚刚走过一座大山，国民党的几架飞机迎面飞来了，战士们很快地隐蔽起来，可我是个新兵，还没见过敌机轰炸，竟呆呆地站在那里，罗部长见了，大声地喊着：“小鬼，快隐蔽，敌机！”经过罗部长提醒，我才趴在草丛中。敌机扔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再看看罗部长，他已经走到队伍前面去了。

部队每次行军之前，罗部长不仅要忙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要帮助我和警卫员干一些琐碎的事情。出发后，我和警卫员忙着还借来的东西，送门送铺草打饭菜，而罗部长就亲自将自己的东西整理好，往马搭子上装，随后又打扫卫生。行军时，他也和战士们一样，背上五斤粮食，从不例外。为了让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也能完成行军任务，罗部长时时关心我，照顾我。有一次行军前吃饭，罗部长对我说：“小鬼，你可要吃饱，今天行军路程远，要走一百多里哩！不吃饱哪行哩！”听了罗部长的话，我心里暖乎乎的。

罗瑞卿部长有一匹专用的骡子，可是他却很少骑，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发高烧，行走很困难，罗部长知道以后，就把自己的骡子让给我骑。我怎么能骑首长的专用骡子呢？罗部长不但行军，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每天晚上都忙到深夜……于是我摇摇头，他看了大声说：“让你骑你就骑，这是命令。”说罢，他自己走在行军的队伍中。我不得不骑罗部长的骡子。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眼里流出了热泪。

一锅鸡汤

部队到了潘龙镇住下以后，有一次，罗瑞卿部长要请朱德、贺龙、聂荣臻等高级首长来保卫部吃饭。其实是请几位高级首长在在一块研究工作。当时生活条件那样艰苦，到哪儿去弄菜呢？一大早，罗部长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总务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菜，并买了一只鸡。罗部长亲自上灶，烹调各种菜肴，他的手艺还真不错，不一会儿，就烧好了几个菜，还满有香味哩！罗部长把那只鸡杀了，收拾干净，让我烧火炖鸡，首长们进屋边吃饭边研究工作，我炖好鸡，放到盆里，随手把一锅鸡汤倒了。而我把鸡端到桌子上的时候，罗部长见盆里有鸡没汤，便问我：“小鬼，鸡汤呢？”

“鸡汤？我倒了。”

“哎呀，你这个小鬼，怎么把鸡汤都给倒了呢？”

“我……”

在座的几位首长听说我把鸡汤给倒了，也都哈哈地大笑起来。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心里十分难过，低着头等待首长的批评。可是罗部长并没有责备我，他当着其他几位首长的面笑呵呵地说：“陕北人土泡子，穷孩子家也很少吃鸡，所以不知鸡汤还有营养。小鬼，记住，往后再炖鸡，可不能再倒鸡汤啦！”罗部长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现在，事隔四十八年，鸡汤的故事，就象刀子刻在我的脑子里，使我终生难忘。

关怀暖人心

一九三五年的十月末了，当时北方的天气已经变冷，部队的冬装还没有发下来，我看罗部长仍然穿着灰色的单军装，衣服因穿多年已经变成了灰白色，有的地方已经打了补丁，他脚上是一双布袜子和一双用旧布条子打的草鞋。再

看看他的行李也很简单，一条黄军毯，一条白色的旧床单，一床破旧的灰棉被，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罗部长的生活这样艰苦，却把一套旧军装送给了我。那是我到罗部长身边不久，他看我穿的是一身破旧的便服，这套衣服已经好久没有洗了，我常常流鼻涕，流了之后就用袖头子一抹，时间长了，两个袖头子抹得发亮，衣服脏得不象样子，而且已经破烂不堪了，罗部长拿出一套他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服递给我说：“小鬼，把这套衣服换上吧，就套在你这件破衣服外面。”

我一听赶忙摇摇头：“不。首长留着穿吧，我不冷。”

“你看看你，穿这套又脏又破的老百姓衣服，哪像个红军战士啊？”他说着把那套衣服递给我。我知道首长也就那么两套衣服，冬装还没发，我不能要首长的衣服。他不容我推脱地说，“快换上，战士吆，总得有个战士的样儿。”

我穿上这套衣服，就象穿了一个长马褂，上衣襟长到了膝盖，裤腿卷了好几圈。我心里十分激动，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是个破衣烂衫的小孩子，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了。

记得一次战斗胜利以后，下面的部队缴获了国民党军队一台唱机，把它送到了罗部长的住处。罗部长一边打开唱机一边给我讲解唱机的用处，还和我一起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把唱机转送给了有关部门。

罗部长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每次战斗胜利后，总务科的同志都要把一些胜利品交给我，让我留罗部长用，可是罗部长告诉我，除了必须用的象火柴这样的物品可以留点外，其余的东西全部送回去，我每次都是遵照罗部长的指示做的。

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晚上，罗部长和蔼可亲地对我说：

“小鬼，你跟我也一年多了，人也长大了，送你到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去学习吧！”我一听，知道要离开首长，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说：“首长，我就留在你身边吧？！”

罗部长笑了：“你这个小鬼呀，我们革命的任务很重，要干的事情还很多，你不能总留在我身边。到宣传队你要好好学唱歌跳舞，学好了回来当个宣传员！”临行的时候，罗部长把一个日记本送给我，他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干革命。我知道，这日记本虽小，可却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啊！在当时那样困苦的情况下，一个日记本，首长也是舍不得用啊。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罗部长送给我的珍贵礼品，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敬爱的罗瑞卿部长。

(孙浩整理)

冀中抗日斗争回忆片断

离休干部 刘国安

军民合力反扫荡反“清剿”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寇对我冀中军民进行了一场极其野蛮、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广建据点，纵横搜索，分股“清剿”妄图一举消灭我冀中抗日武装力量。

我当时担任任河县第八区游击队长。日寇“扫荡”前夕，我被编入由营连排干部组成的教导队在军分区学习。反扫荡之后，根据军分区首长的指示，我们教导队的干部又进入封锁线，分头回到自己的部队，和群众一起战斗。我当即回到了八区游击队。

当时的第八区区委只有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四个人，区政府只有五个人，五十余人的区游击队也化一为三，我和正、副指导员各带领一部分。白天隐蔽，晚上活动，定期到一起研究敌情，布署战斗。

敌人的“扫荡”分拉大网、拉中网和拉小网三种。拉大网即是封锁几条铁路，形成一个大封锁圈；拉中网是指对十里二十里的合围；拉小网则是对三、五、村落的包围，如此分段“扫荡”，反复“清剿”。敌人每到一村，便集合全体村民按男女老少分别战队，随意捉出个人，就问谁是八路军，谁是抗日干部，如果说“不知道”，就用凉水灌肚子，再上身上踩压，水从口中流出，然后再灌，到死为止；或者用刺刀挑出肠子，杀一儆百，有时竟连挑五、六个人。敌人